

殷健灵心灵成长小说



殷健灵 著

橘子鱼

JUZIYU

直面“少女妈妈”的问题小说 《纸人》姊妹篇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殷健灵，中国第五代儿童文学代表作家之一。70年代初生于上海，天蝎座。法学学士、文学硕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做过女性杂志主编。2003年起供职于《新民晚报》。199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为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

18岁发表处女作，以青少年文学作品为主，兼写女性散文、纪实文学。她以女性特有的观察力、敏锐细腻以及清新雅致的文字，道出少年人成长的困惑、失落、欣喜与收获。探悉少年人隐秘曲折的心理世界是她所长，她的作品视角独特，风格典雅、宁静，文字直逼人心，深受10岁-35岁的读者喜爱。

曾获“巨人”中长篇儿童文学奖、冰心图书奖大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第四届上海市“十大文化新人”等奖项。

我并不满意自己的少女时代。如果让我从头来过，我会是怎么样的？我曾不止一次自问。——我会更张扬天性；我会勇敢表达我需要爱；我会剔除束缚做一个完完全全的自己；我会问我想问的看我想看的说我想说的，痛痛快快地道出困惑无望和失落……我知道，自己曾是那样的封闭压抑，尽管那时的我看上去常常充满阳光面带微笑。

——殷健灵



如果谈论成长文学，我以为，在当下的作品中，她（殷健灵）的作品是最应该得到关注的。她一直在苦苦地寻找成长的奥义。在各式人等中，她的少女形象，是我们不可忽略的。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作家 曹文轩

在健灵的作品中，渗透着独到的人生发现。她作品中揭示的有些人生奥秘，至今还知者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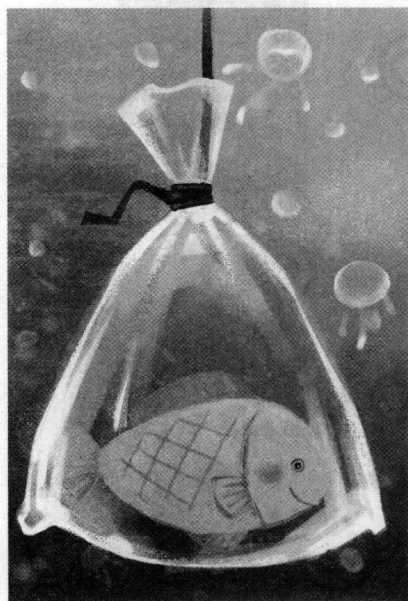
——文汇报笔会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 刘绪源

大约在十年时间内，殷健灵成功地实现了长篇少年小说创作的“三级跳”。对殷健灵来说，我想即使今后她再也不写儿童文学了，她的《纸人》等优秀作品为她赢得的文学史的地位，也是已经确定了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樊发稼

殷健灵心灵成长小说

橘子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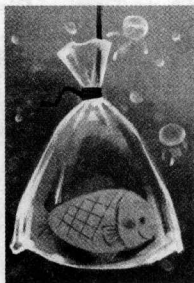


直面“少女妈妈”的问题小说

《纸人》姊妹篇

殷健灵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橘子鱼 / 殷健灵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7. 1
(殷健灵心灵成长小说)
ISBN 7-221-07626-X

I . 橘 ... II . 殷 ... III .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0326 号

橘子鱼

殷健灵 著

出版人	曹维琼
策 划	远流经典
责任编辑	钱海峰 李奇峰
设计制作	RINKONG 平面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0851-6823539)
地 址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 制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版 次	2007 年 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215mm × 140mm 1/32
书 号	ISBN 7-221-07626-X/I · 1546
定 价	12.00 元

如发现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集 A面

2004夏·风信子旅馆 5

第一集 B面

1988春·柳絮纷飞 19

第二集 A面

2004秋·婴儿睡 33

第二集 B面

1988夏·暗夜呢喃 53

第三集 A面

2004冬·哭泣百合 69

第三集 B面

1988冬·雪花飘过 87

第四集 A面

2005春·沉睡森林 105

第四集 B面

1989初春·暗涌 123

第五集

结局2006夏橘子鱼 139

美丽的泅渡（代后记） 153

附 录 157

第一集 A面
2004夏·风信子旅馆

第一集 A面

2004夏·风信子旅馆

1

行李收拾好了，可房里并没有因此变得舒服一些。穿彩条吊带裙的艾未未坐在风信子旅馆的宽沿窗台上，悠闲地交叉着双腿，嘴里衔着草莓棒棒糖。粗看，会以为她叼了一根摩尔烟。

——这是一个难得的凉爽夏夜，敞开的窗户外烟雨迷蒙；在下面的街道上，城市的喧嚣声俱已静息，只有从不远处的湖面上，飘来夜风细雨戏弄芦苇所发出的沙沙声。

“世界上最悲伤的景色，莫过于被雨淋湿的西湖。”她像在对自己说。

“为什么？”我从桌前回过头看她。



“小时候，每次来西湖，都下雨，心里总是闷闷的。”

“那为什么还要坚持与我一起来呢？”

“因为和你。”她略带害羞地看我一眼，别过脸去，默默地看着玻璃窗上自己湿漉漉的影子。

“那……明天，和我一起回去吗？”我问。

她摇摇头。

“可是，我答应把你带回去，亲自交给你父亲。”我说得有些坚决。

“我知道不该给你添麻烦，不过，我真的没想好……”她灵敏地从窗台上跳下来，几步凑到我面前，从嘴里拔出缩成一小团的棒棒糖。

面前马上弥漫了一股草莓的香甜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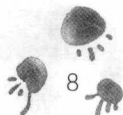
我苦笑了一下，决定不再和她罗嗦，继续埋头敲击键盘。到明天早上，自会有答案。我想。

2

艾未未“缠”上我已经有些时日了。确切地说，她是我的读者，我们认识得有些偶然。

那天下着大雨。

在冬天，上海也是时常下雨的。被雨雾包裹的城市总是透着哀伤的气息，黯淡的光线里，街头行走的人，脸上带着一抹忧郁。雨雾让人的表情也变得模糊，迎面而来的人影在梧桐树的间隙里一晃而过，匆匆的，往往不能留下印象。每个人都低头赶自己的路，记不住别人。然而，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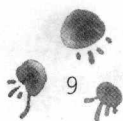
在那个大雨天，我记住了艾未未。

那天，出版社在建国西路的一栋小洋楼里举办我的新书发布会。会开得很小型，只请了我尊重的几位长辈作家和不多的媒体朋友。事先，出版社在报纸的角落里登了一小块通告，我以为不会有太多人，况且又下着大雨，但还是来了不少陌生的面孔。都是十多岁的青涩年纪，女孩居多。她们簇成一小堆，窃窃私语着，时而抬头朝我这边瞄一眼。我很想过去和她们说话，因为身边坐着多日不见的熟人，一时没有走开。直到会议开始，才和她们有了交流。

这个年纪的女孩子都有些相似，是将开未开的花，给你混沌的感觉。穿着剪裁不合身的校服，表情也有了拘束。在这拨女孩里头，她便显得非常扎眼。时髦的粟米头，挑染成奇怪的蓝绿色，活像一只鸡毛掸子，戴一副扁平黑框近视眼镜。寒冷的天气，却穿了条黑色灯芯绒短裤，露出白生生的膝盖。她自始至终笔挺地坐在那里，只有在本子上记录什么的时候，肢体才松弛一些。互动交流接近尾声时，她举手要求发言。

她缓慢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脸忽然胀得通红。她说话似乎并不是很流利，当她艰难地说出一个关于“人生选择”的含混问题后，便泣不成声了。

这问题与我的新书毫无关系。在场的人都有些懵，女孩们又开始窃窃私语。我也有些无措，请她坐下，然后无的放矢地安慰了几句。最后，我说：“其实，我和你一样大的时候，也时常会有不明缘由的天大苦闷，可是，过很



多年后看，都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波’”。她抬起眼镜，用纸巾擦眼泪，旁边的一个女孩一直紧紧握着她的手。这个动作让我心里动了动。

主持人宣布结束的时候，她已恢复常态，从人群里挤上来对我说，我读过你的《且听风吟》，今天特意赶过来见你，尽管这本新书我不怎么喜欢。她说完吐了吐舌头。我感谢她的直率，她冲我笑笑，是这个年龄的女孩子特有的透明含羞的笑。我伸手摸摸她手感毛糙的头发，目送她和同伴牵手走了出去。

后来，这个叫艾未未的女孩便经常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她鬼使神差地弄到了我的电话，以各种方式提醒我她的存在：字迹潦草内容意识流的来信；不速之访，每次都很有忙，给我带来一些造型古怪的玩具；我不在时，留在我办公桌上的问候纸条……

她的信让我摸不着头脑，内容过目即忘。我依稀记得有一回她在信里说：“我认识到，聪明就是烦恼，我觉得自己不幸地被赋予了天赋。我遭到了很多人的取笑，我学会了将正在读的书藏起来，我经常得不及格。老爸快发疯了，可我真爽！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然而，在我看来，她一点都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终于，在她的央求下，我和她一起去了一趟美术馆，看达利的画。她对绘画和音乐似乎有着天然的领悟。然后，我请她吃必胜客的至尊比萨。她坚持要喝果汁，因为她做医生的老爸说“碳酸饮料对健康不利”。

“你很奇怪。”我说。

“怎么了？”她认真地看着我。

“你不听爸爸的话，故意考不及格，却在小事上听他的，比如——不喝可乐。”我冲她的杯子努努嘴。

“这是两码事。”她轻微地牵动了一下嘴角，很熟练地把切成一小块的比萨送进嘴里。

“其实，老爸只关心他自己。”沉吟片刻，她说。

“那你妈妈呢？”艾未未从来没有提过她母亲。

“不值一提。”她晃了晃蓝绿色的头发，故作轻松地笑笑。

我不想勉强她，喝了一口柠檬茶，转移话题。

然后，说起新近流行的歌手朴巍，艾未未的神色活泛起来。她对朴巍的兴趣让她在同学里有些孤立，很多同学对朴巍很淡漠，甚至不知道他是谁。

“他们无法理解朴巍的音乐，”艾未未皱了下眉，“他歌里的爵士元素、丛林音乐的元素让他的音乐很搞怪。”不过，她迷上了朴巍的音乐，墙上贴的都是他穿钉子靴的招贴画和唱片的封皮。她加入了朴巍的网上歌迷俱乐部，和一帮比她年长十来岁的人混在一起。每周在日记里给她的偶像写信。她唱他的歌，记住了每一句歌词。她甚至能够想象他作曲时的样子，抽烟的姿势，试音时皱眉的表情，喝哪种牌子的咖啡。这些都是她的想象，但她从中得到快乐。因为朴巍把额前的头发挑成蓝绿色，所以她也学样。

“但这些，我老爸根本不会注意到。”未未撇了撇

嘴，脸上有种和她年龄不相称的不屑。

“难道没有理解你的人？比如那天一直陪着你的小姑娘。”我说的是见面会那天，握她手的那个女孩。

“你说的是小萍吗？她是个单纯的小孩。”她老气横秋地说。

我笑了。

3

两个月后，暑假来临。

艾未未深夜打来电话。

“是这样，”她支支吾吾地说，“我们后天一大早要去理惠中学参加艺术节，可惜我家太远……”

理惠中学和我家就在同一条马路上。

……

“如果你不介意，我明天能不能在你那里挤一宿，哪怕睡地板也不要紧的！”她慌忙说。

“可是，明天下午我要去杭州……”我说。

“那……”她在那头停顿了两秒钟，“捎带上我吧！反正我已经放假了。”

“你不是有艺术节吗？”

“对不起，我刚才撒谎了……这个家我再也呆不下去了，你就收留我两天吧！”她带着哭腔祈求道。

“为什么？”

“我以后会告诉你的，以前我一直没有说真话……”她开始抽泣。

“那好，你得让我和你父亲联系上。”我心软了，
“我必须让他明白，自己的女儿和谁在一起。”

“好吧。”艾未未给了我他父亲的手机号，然后咕哝了一句，“他不会对这件事感兴趣……”

第二天一早，我和一个语速缓慢的男人通上了话。我在电话里称他“艾医生”，听筒那头传来隐约的钻牙机“吱吱”的声音。艾未未的父亲是一位牙医。

我自报了姓名。

“哦，我知道你，未未跟我提起过。”他的声音变得更礼貌。

“未未，她下午想跟我去杭州，两天后，我会把她安全地送回来，现在恰好放假……”

“哦，没问题。和你在一起，我当然放心。”

电话挂了，她父亲没有多问一句话。

就这样，艾未未兴高采烈地和我来了杭州。我白天去办事，她一个人留在风信子旅馆的318房间里，或者，去西湖边闲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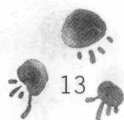
连续两个晚上，我都没能好好睡觉。她似乎有无尽的倾诉欲望。

“把想说的都告诉我吧。我的瞌睡可以以后补。”我说。

“谢谢，”她有些害羞地靠近我坐着，用双臂抱住膝盖，“我特别庆幸能认识你，真的。”

我拉上窗帘，拧亮壁灯，使房间里变得亮堂起来。

“我把一切都告诉你。”她看着我。



“我想先知道，这次你为什么急着要离开家？”我问。

“因为……我老爸有了女朋友。”她不自然地移开视线。

……

“其实，我没有妈妈，老爸没什么错，不过我还是觉得不舒服。”她用手指撩了一下自己的杂色头发，“那女的不喜欢我。”

“你怎么知道？”

“凭感觉。”她老练地说。

我的心沉了一下，一时想不出合适的话。

见我不说话，艾未未脸上露出一丝笑，凑近我，说：“没什么大不了的，真的，我不在乎！”

我知道她在掩饰自己。正想说她，一眼瞥见她腰上露出一截皮肤上有奇怪的东西。

“等等！”我伸手撩开她后腰的衣服。

“你是说那个吗？”

“对！那个刺青，你那么小年纪就……”

“嘘——”她把食指撮在嘴前，“保密，让学校知道，我真要给开除了。光这头发已经给我惹了不少麻烦，我可不想再……”

“什么时候刺上的？这是什么鱼？好漂亮。”我还是有些好奇。

“橘子鱼。高一寒假刺的。”她说。

橘子鱼？的确是形象的。抽象的鱼形，尾鳍画成扇

